2026年10月20日 星期二
本版责编 谭繁鑫
电话:010-64294501 E-mail:zgwhbwypl@163.com
中国文化报

# 警惕戏曲舞台过于“切片化”

李华裔

**“切片化”传播方式一旦反向介入艺术创作,折损的就不只是一部作品的审美意蕴。**

**戏曲之美需要时间的沉淀,需要空间的留白,需要观众与演员在剧场中共同呼吸。新媒体固然可以拓展戏曲的边界,为戏曲赢得新的生存空间,但创作的逻辑不能因此被改写。**

媒介融合改变了大众获取信息、休闲娱乐的很多方式,也使古老的戏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传播场域。

对于戏曲面临的观众老龄化、传播空间收缩困境,短视频降低了人们的接触门槛,过去需要走进剧场,懂得门道甚至要有些文化准备才能窥其堂奥的艺术,如今指尖一滑,几秒钟便可完成一次轻巧的相遇。从“少人问津”到“人人可见”,这是戏曲与当代社会重新建立连接的重要一步。

热闹之中,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受流量驱动,一些创作者开始热衷于制造“切片”,于是,铺垫被删,过场被省,留白被压缩,人物心理转折被替换成字幕提示,整部戏的结构让位于“高光时刻”的堆砌。一部戏到底靠什么立住?靠的是在连贯的舞台时空中塑造人物,靠的是唱念做打共同撑起写意美学。这些,不是几个“高光时刻”能代替的。“切片化”传播方式一旦反向介入艺术创作,折损的就不只是一部作品的审美意蕴。

一种艺术一旦放弃它所特有的引人入胜的方法,转而主要借用别的艺术方法,必然降低自己的价值。出新和创造,应是在对传统戏曲艺术规律更深一步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。戏曲之美,在于“漫长的酝酿”,如同一杯厚重甘醇的芳醴,它需要时间的沉淀,需要空间的留白,需要观众与演员在剧场中共同呼吸。新媒体固然可以拓展戏曲的边界,为戏曲赢得新的生存空间,但创作的逻辑不能因此被改写,戏曲文本的根基在剧场,编剧首先要对人物负责,导演让程式“长”在角色身上,演员以内心体验统摄技艺,一切都须在演出总谱的整体节奏之中,那些真正动人的瞬间才会水到渠成地浮现。

从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,戏曲在碎片化洪流中真正需要守护的,远不只是它的能见度,“被看见”固然重要,“被传承”才是根本。短视频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。一组漂亮的身段,一段好听的唱腔,一则热闹的排练花絮,完全可能把观众从手机屏幕前引至剧场。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成为现象级作品,是因为技艺附着在人物身上、融汇于剧情之中,白骨精的变装外化妖、人、魔几重身份,唐僧的跌扑表现被追逐时的惊恐,孙悟空的唱念做打则呈现忠诚、委屈与悲愤交织的心境;片段之所以动人,不仅是因为剪裁巧妙,而是因为它们原本属于一个完整的戏剧世界。《踏伞行》的细腻,全本《牡丹亭》的恢宏,《白蛇传·情》的跨界尝试,《锁麟囊》的历久弥新,每一方舞台在情、景、诗、画交融之中,点染出万千景色,这也反复证明同一件事:只有好戏才能托得起片段。短视频可以是一阵风,把观众带到剧场门口,而真正让人坐下来、留下来、再回来的,是经得起反复品味的剧目,以及戏曲艺术不可替代的审美场效应。

“被看见”不等于“被传承”,守住剧本的扎实、人物的丰满、表演的精微,戏曲才能在短视频时代既不拒绝风口,也避免被风吹散。

# “闪身步”何以“刷屏”

李 冬

**千人千面的再创造,正是文艺走向大众、面向人民、走向多元的生动体现。**

近期,“闪身步”“狗熊哆嗦毛”等民间舞步现象级走红,模仿者一茬接一茬,二创迭出。同时,专业剧团、院校亦闻风而动,将这类质朴的身段重新整合编排,以专业之姿亮相荧屏,声势陡增,兼具趣味性、观赏性与专业性。“鬼畜”之余,舞蹈也凭借这“乡土风情”走向大众,成为当前网络较热的谈资。

从《唐宫夜宴》到“科目三”,再到“裁判舞”,这已不是舞蹈第一次走红网络。如今,科技不仅让传播变得轻而易举,甚至还能带来意外之喜。但流量面纱之下,如何看待这场爆红?又如何将这份追问持续下去?背后的启思与追索值得我们审视。

关于启思,其一是“真”与“自然”的质朴本色。“闪身步”“狗熊哆嗦毛”视频原为教学而摄,录制之时并未预设大众的目光,因而也毫无表演的姿态,再加之示范者的“郑重其事”与观者眼中的“滑稽诙谐”,反差叠加。这种由内而外的“真”和松弛,恰好契合当下很多人的审美心态。明代徐渭曾谈艺术创作在于“从人心流出”之“真”。这舞步所透出的率性之“真”,与大众对“真”的喜爱不期而遇,成为它“出圈”的重要原因。

其二,“闪身步”的爆火也在于“雅俗并陈,意调双美”的特质。谈其俗,便能俗到泥土里,与田间汗水相融;要雅,也能被专业院团重新演绎而不失其亮色,令观者恍然:原来如此生活的动作,也能如此精彩动人。

其实,这些舞步并非无源之水。从更长的历史脉络看,舞蹈是人类度藏身体经验的宝库。从阴康氏“教人引舞以利导之”的健体之舞,到先秦的俗乐之风;从魏晋士人在顾盼、流眄间抒发个体情致的清商乐舞,到唐代舞蹈以兼收并蓄的格局成就恢宏气象;宋代舞蹈虽兴于市井烟火中,但其身体观念并未流于粗鄙,反而呈现低徊细踏、含蓄婉转的雅致……舞蹈在雅俗、质文之间不断往复调和。“闪身步”“狗熊哆嗦毛”当下的翻红,亦是在乡土俗趣与雅正格调间的斟酌与裁正。正如刘勰所言,“斟酌乎质文之间,而隐括乎雅俗之际”。

其三,短视频把跳舞的主导权从舞台进一步交还给了广场,也交还给每一位普通人。这种千人千面的再创造,正是文艺走向大众、面向人民、走向多元的生动体现。

然而,热闹背后,隐忧犹在。流量是把“双刃剑”,在助益舞蹈走向大众的同时,也可能带来风险。大众为反差而来,单纯对动作的凝视与模仿容易使其与历史、文化语境相剥离,导致舞蹈身体文化的解读趋于单向与扁平。如何既延续大众对舞蹈的关注与追问,又实现文化语境的复归?值得思索。

一是要守住文化根脉。爆红可能是乘大众心态而兴,当然也会随心态流转而退。专业人士应利用这样的契机,将文化传承的眼光放长、放远,积极主动承担起专业责任,为大众提供历史与文化的参照。

二是要容纳并引导观者的二创。二创的本质是“注解”,承载着大众对生活的积极反映与诠释。纵观中外文艺经典,注疏不绝,历代观者各有会心。舞蹈作为身体的文化,也需要这种不断被解释、被赋予新意的过程。从业者则应从舞蹈本位出发,对大众关于舞蹈身体文化的理解扶偏使正、补缺使完。当然,这亦是一条漫漫长路。

孔子说: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?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”正如礼乐之本不在玉帛钟鼓,若舞蹈繁于结构与布景的精调与修饰,贫于对身体逻辑的审思与调用,最终便只剩视觉奇观。纵有流量加持,也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湮没舞蹈之“真”与“雅”。文艺经典之所以能恒久流传、触及人心,得益于创作者对生活的虚心涵泳、沉潜体悟。通“俗情”而兼“雅致”,守住历史的厚度、文化的深度与精神的高度,有助于此番“刷屏”不止于“刷屏”。

(作者系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项目“舞台艺术作品文艺批评人才培训”学员,项目编号:2026—A—06—083—672)

新闻图评

# 以多元渠道构建稀有剧种传承生态

陈 璐




10月17日,来自河南安阳的大平调剧团在北京小梨苑剧场演出《三子争父》。丰 帆 摄

10月16日至17日,由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主办、蒋芳芳大平调剧团演绎的3场演出亮相北京小梨苑剧场,让“大平调”这一中原稀有声腔时隔多年再次唱响京城。收官之作《三子争父》在重阳节之际上演,戏中贯穿的孝善伦理与戏外演员六代接续的家族坚守形成生动互文,演出相关探索也为当下稀有剧种的有效传承带来启示。

此次展演有三重特质值得关注。其一,民间内生,家族守根。蒋芳芳大平调剧团组建于今年7月2日,是以亲眷为骨干、吸纳师兄弟等演员的民营剧团。团长蒋芳芳出身梨园世家,家族自清光绪年间便演唱大平调,传至她已是第六代。剧种鲜活的生命力,蕴藏在代代传承的记忆与热爱之中。其二,线上蓄力,线下落地。蒋芳芳依托短视频平台积累近百万粉丝,剧团成立后,兼顾乡村惠民演出、线上直播与剧场展演,在持续实践中积蓄登台底气。其三,小剧场赋能。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与北京河南大厦联合打造的小梨苑剧场,目标之一正是给稀有剧种搭建一个可持续的演出阵地。相应地,无需宏大舞美,近距离小舞台更能凸显大平调的声腔感染力,演出接地气、反响热烈。

三重特质分别对应激活民间传承力量、培育广泛受众、搭建多元舞台,也照见相同逻辑——以轻量化形态拉近戏曲与观众的距离,为稀有剧种拓展更多“现代出口”营造自驱动、自造血、自生长的活态传承空间。近年来,政府出台相应政策、投入资金,相关机构、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,项目扶持、成果展演等方式助力稀有剧种保护传承取得突出成果。实践证明,保护传承需要多方合力、多措并举,共建多元互补的传承生态,让古老乡音久久传响。

# 如何让时代进入人物 让价值落到故事

——第三十五届电视剧“飞天奖”作品创作观察

贾 佳

第35届电视剧“飞天奖”的获奖与提名名单,为观察近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切面。可以看到,中国电视剧创作正从题材丰富走向艺术深化,现实题材更加注重深入生活内部,英模叙事更加重视人物何以作出非凡选择,地域经验与类型机制也在不断拓展中国故事的表达边界。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创作命题:如何让时代进入人物、让价值落到故事、让宏大命题获得具体可信的艺术形态。

首先,现实题材更加注重进入生活内部。

从本届“飞天奖”获奖与提名作品来看,现实题材依然占据重要位置,但评价重心已经不只在于题材是否贴近现实,更在于作品能否真正进入生活内部。乡土、教育、公安等题材并不缺少现实依据,真正拉开作品差距的,是能否把社会议题转化为人物可感的处境、关系与选择,使现实不只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,而是真正进入人物的日常生活。

所谓现实主义的深化,不是把时代写得更大,而是让时代更深地进入人的生活。《生万物》把个体的命运、时代的变化都压缩进一块土地之中。土地不只是生计所系,更成为传统家庭权力、乡土伦理与个体选择发生碰撞的支点,社会变迁也在人物命运的转折中具体显影。《小巷人家》则把时代变化落实到一条小巷、两个家庭和几代人的日常生活中。住房改善、子女升学、工作选择、家庭关系的变化,看似只是琐碎生活,却不断重塑家庭的处境与选择,也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获得了可感的尺度。当宏观历史沉入这些日常经验之中,沉入人们职业中的选择、家庭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细微变化,时代才不再只是一个时间坐标,而是成为人物可以切身感知的现实。

讲好现实故事,创作者要能够进入生活。《我是刑警》主创曾深入15个省(区、市)公安机关刑侦警队采风,采访200余名一线刑警,形成200多万字采访笔记,并从中遴选出15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进入创作。大量一线调查最终并没有停留在案件素材的移植上,而是转化为办案流程、职业习惯、人物关系和长期刑侦生活中的具体细节,使主角的成长有了真实可信的职业基础,也让人物塑造得更生动感人。所以,现实主义的真实并非外在的影像效果,而是首先来自对生活的长期观察和深入体认。真正有力量的现实主义,不是把现实变成议题,而是把议题重新还原为人的生活。

其次,英模叙事更加重视人物何以作出非凡选择。

本届“飞天奖”的一个突出创作特征,是重大题材和英模人物塑造更加注重建立可信的内在逻辑。当人物事迹已为观众熟知,电视剧真正需要补足的不是做了什么,而是为何这么做,以及这种精神高度如何在具体生命中逐步形成。把英模写成人,而不是写成碑。人物精神高度的建立,不需要抹平人性的褶皱,恰恰要在这些褶皱中显现。《山花烂漫时》没有把张桂梅写成一座静止的雕像,正因为人物首先是一个会疼、会累、有情绪的人,那些日复一日的坚守才更显珍贵。真正的崇高并不害怕人的复杂,恰恰因为人物首先是人,其精神高度才有了真实的生命质感。

英雄叙事的感染力,不只在于写清人物选择了什么,更在于写清人物为什么这样选择。《沉默的荣耀》开篇就是主角在“留在大陆过安稳生活”与“赴台继续提供情报”之间做选择。编剧没有把主角赴台写成英雄人物理所当然的选择,而是层层建立其行动动机。当风险判断、家庭牵挂、专业能力与价值信念共同构成人物行动的依据,壮举才获得更加可信的生命逻辑。

最后,地域经验与类型机制在不断拓展中国故事的表达边界。

通过本届“飞天奖”获奖与提名名单可以看到,中国电视剧正在不断拓展自身的审美疆域,当空间不只是背景、类型不只是边界,中国故事也由此获得更加丰富的文化层次与表达可能。

地域正在从被观看的风景转化为生活的内在肌理。《我的阿勒泰》中的草原、牧场、迁徙与劳作,直接影响了剧中角色如何理解时间、家庭、爱情、故乡和远方;《日光之城》则把拉萨的生活写进青年人的成长选择之中,剧中角色的创业、在现代职业与藏戏传统之间的取舍,都建立在八廓街日常生活、本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共同构成的现实环境中。地方经验只有真正深入人物生活内部,地域才不只是在哪里发生故事,而是能够影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。电视剧对地方经验的深入发现,实质上也是对中国生活内部丰富性的重新发现。

类型正在从作品标签变成叙事语法。《国色芳华》获优秀电视剧奖,《庆余年(第二季)》《藏海传》《唐朝诡事录之西行》等古装剧进入提名名单,说明类型作品正以更丰富的形态进入精品评价视野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类型已经从边界变成资源,《沉默的荣耀》借谍战强化历史叙事张力,《我是刑警》以刑侦机制推进职业成长,《庆余年(第二季)》则以古装传奇承载现代价值意识。类型成为强化故事能力、人物塑造和文化表达的重要资源,这也使中国故事获得更多叙事方式和表达路径。

总的来看,题材可以不断拓展,类型可以不断翻新,技术与表达方式也会持续变化,但电视剧真正能够留在观众心中的,仍然是那些有生活根基、有行为逻辑、有情感温度的人。时代最终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命被理解、被感受,也由此获得艺术的重量。

# “有文化”不是艺人私事

郑 岩

这些年,颁奖礼上“念稿机器”式的发言、采访中答非所问的尴尬、镜头里写错字读错音的情形时有耳闻。语言是思想的载体,也是修养的外化。一名文艺工作者在台前的几分钟,往往映照的是其台后多年的积累。基本功之所以一度成为“稀缺品”,恰恰说明它在一些人那里被长期忽略了。

艺人往往是面向大众的“表达者”。他们的一言一行、一抑一扬,都会经由屏幕与网络被放大,影响着观众对“什么叫有水平、什么叫有内涵”的认知。正因如此,表达的“含金量”,从来不是私人事务。腹有诗书,方能演有底气;心中装着历史,眼里才有人物。没有对时代与人生的深入体察,再纯熟的技巧也只是空转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有文化”不只是谈吐的加分项,更是塑造人物、传递价值的地基。

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、精神引领、审美启迪的。文艺工作者承担着培根铸魂的职责,其文化素养直接关乎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价值高度。正因如此,“有文化”理应是从业的基本要求,而非可有可无的点缀。现实中,个别从业者醉心流量、热衷“速成”,把工夫花在热搜和营销上,却疏于读书、少了沉淀。这样的热度来得快、去得也快,留下的往往只是一地话题,而不是一部作品。真正立得住的作品,从来都是思想、艺术与文化的综合较量。

也要看到,倡导“有文化”,绝非苛求演员都成为学者,而是希望演员把读书学习、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当作必修课,让文化底蕴跟上镜头前的光鲜。这既是个人成长的路径,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。观众对“有文化”文艺工作者的需求,也照见行业应当努力的方向。让“有文化”回归常识、成为常态,有助于文艺的百花园枝繁叶茂、历久弥新。